



诗怀尤贵能清发

——评《小毛诗稿》

□张丙辰

我欠小毛的文债，旷日持久，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久欠不偿，不是赖账，不是懒惰，不是怠务缠身，不是不够上心。实在是因为读了《小毛诗稿》之后，我不敢写敷衍文字，不能做表面文章。若不说个子丑寅卯，我过不去自己这一关。

小毛是书画名家，驰名中原，享誉全国。我参加过他的书画艺术展，知道他的书画艺术新臻化境，别有高格。2015年我在北师大访学，有机会接触北京艺术圈的高人，包括中央美院的名家，对小毛及其作品多有赞许。在高傲的京城艺术圈，在当事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能获如此评价，可见小毛绝非浪得虚名。因为以上原因先入为主，我对小毛的认识和理解，是以书画为限的。我也知道他写诗，而且听说写得很好，这种“很好”，在我的心目中，是书画名家对其他艺术门类的隔墙延伸，是一种为了圆满的“跨界修行”。其“很好”的真实程度，是不能过分期许的。

但是，我显然判断失误了。读了《小毛诗稿》，一是惊奇，二是欣喜。一行行源自心底的文字，处处显示出作者的锦心绣口。其脱俗的诗风和清新的格调，较之不少为诗经年而小有雅望的诗人，毫不逊色。带着学习和借鉴的心理，进行了认真研读和梳理，遂有了以下的感想。

一、文果载心，我心有寄——小毛题画咏物的哲思与深情

在《小毛诗稿》中，为数最多的是题画诗，大多以七言四句为主。题画诗是常见的赋诗形式，意在对画作主题予以深化和强调。形式上既实现了诗画融合，相得益彰，寓意上更能突显画意，画龙点睛。这类诗归于咏物诗范畴，顾名思义，是指那些以客观事物为描写对象，或细致刻画其形色，或借之以抒兴感，或两者兼而有之。世间的花草松竹，鸟兽虫鱼，各有其生长生活的独特规律，多愁善感的诗人往往由自然界万物，触景生情，发而为诗，并通过“因物兴怀”，揭示“物”本身以外的道理。将物与诗有机地结合起来，用韵文形式揭示画作欲表现的意旨，这是诗人的一种创造性劳动。

好的咏物诗，重在物之“神韵”，所以古人有“取形莫如取神”之说。小毛的咏物诗中，有不少好的篇什，深得其中三昧，读来意趣悠长。即使掩卷之后，仍感余音不绝。比如《题画梅》：

东倒西歪谁剪裁 今晚枉教上妆台

天生不恋人世间 最喜山中自己开

这里没有对梅的精细刻画，仅仅取其“东倒西歪”之大势，而将主要笔力集中在对其品质的揭示上：天生傲骨，不迷五色，性喜寂寞，凌寒自开，把山中梅的孤高冷艳品格揭示出来。咏物诗寓道理于形

寨卜昌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寨，据说它的名字是周武王伐纣后所起。清代中后期，此村王姓家族经商并为官发了大财，在村里建起雕梁画栋，高大气派，堪称怀庆之冠的大片豪宅院落。现在这些遗存的建筑，已被列入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寨卜昌，你会被那些处处可见的漂亮石雕、石刻和规整的条石所吸引。且不说那龙飞凤舞的石刻对联、威武的石狮子和各不相同的石鼓，活灵活现的二龙戏珠的石刻碑头，风姿摇曳的石刻荷花掬头，形象逼真的压窗石画框，布满图案的石马槽，就连脚下整齐光滑的青石台阶，还有墙壁上那些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深达二米的石头屋基，都会给人一种感觉：这里真是像北平原少有的——一座石刻石村的建筑博物馆！

我常常在欣赏这些石刻艺术时想：这么多的石头，它们产自何方，又是怎样来到这

里？

2005年，有位朋友来访。饭后，我邀他到村中各处看看，他说：“久闻贵村盛名，早有此意。”我陪同他观看了村中两座大院。他连声称赞石刻画面好，石对联字写得好。在王家祠堂，他抚摸着雕刻得栩栩如生的二龙戏珠石碑说：“你知道这些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吗？”我愣了一下：“不知道，难道你知道？”他说：“碑身用的这种石头叫合石，产自太行山。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太行山有座山头

时间过得真快。如果说立春是枯枝上萌发的嫩芽，那么立夏便是迎风中的绿荫了。

一到五月，时光就不一样。水里的青蛙开始聒噪着夏日的来临，远远望去，田埂间的野菜和麦子也都开始了日日攀长，眼见得麦子在拔节、扬花、灌浆，人立于青色的麦浪间，一阵风来，墨绿色的麦浪翻滚着，心里不觉也荡起涟漪。

“再停半个月，山里就该收麦子了！”同行的人冒了一句。

路边的小贩开始卖樱桃和桑葚了。粉红晶莹的樱桃艳艳的透着红，仿佛一挨它的汁水就能涂红嘴唇，而紫色的饱满的桑葚堆在竹篮里让人垂涎欲滴。前边的一位大哥挎了一篮，邀我尝尝，呀，肥硕的紫中透亮的桑葚酸酸甜甜，扭身就去买了一兜。买桑葚

象之中，对“物”的咏叹，往往是诗人的自况。在这寥寥四句中，作者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是一览无余吗？

再如《秋夜写竹》：

枝竿冷冷向青天 不阿富贵不周旋

平生嗜傲欺霜雪 挺立猩红恶紫间

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这些都是画家笔下的常见题材。但由于作者之间的阅历不同、性格不同、地位不同、价值观不同，即使同一题材，也会挖掘出各不相同的内涵。郑板桥由竹想到的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种联想与他士大夫的县令身份极其吻合。但在小毛的咏竹诗里，他忽略掉了“竹林打叶声”，而发现了竹的劲节和刚骨并情有独钟：笑傲清秋，挺立霜雪，不阿富贵，在猩红恶紫间保持高洁——这是写竹吗？怎么谈怎么看，这里总有诗人自己的刚骨和志气。尤其是“欺霜雪”一句，不畏霜雪欺，还要“欺霜雪”，反宾为主，傲气十足。

二、山岭皋壤，文思奥府——小毛记游诗的壮阔和深邃

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游”。生太平之世，居湖山之郡，秀美山川，人在旅途，为小毛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胸中有丘壑，笔下生云烟。在一幅幅气象生动的山水画创作之外，客途风光也拨动了小毛作诗的琴弦。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一段名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灵心秀口的小毛自然不甘书斋寂寞，他走出城市，亲近自然。携酒登岩，披襟倚栏。举目远眺，群峰奔涌，大河河山奔来眼底，那是怎样一种波澜壮阔的景象啊！请看小毛的《再游平度天柱峰寄怀》：

天柱山峰盘古开 悠然傲立大形骸

谁登绝顶增豪气 我沐天风释旧怀

满面尘思皆去尽 一心记住重来求

擎天柱上高声喊 换骨还须换俗胎

登高守要，当风披襟；天风浩荡，气吞万里。天柱峰上的壮阔气象，具有一种撼动人心的神力，让你胸胆开张，块垒顿消。这是一种超尘脱俗的境界，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经历。红尘纷纷扰扰都被天风荡涤净尽，诗人忍不住对着万顷苍茫仰天长啸，有一种精神涅槃的快感溢满心胸！

这种在自然山水中得到的灵感和彻悟，古代诗人称之为“登临得句”，是自然的厚赐，也是灵性的迸发，二者缺一不可。杨万里称之为“山思江情”，宋洪适称之为“登临自有江山助”；王十朋诗中说“文章均得江山助”。总而言之，“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这种来自自然的厚赠，往往带着与生俱来的豪迈气概，与困守象牙塔中搜索枯肠，拼凑成篇，是

绝对不一样的创作感受。

小毛的记游诗并非都是这样的大气磅礴。自然界千变万化，山容水态各成图，有壮阔风景，也有婉约气象；有天风浩荡，也有夜月缠绵。诗人没有辜负岁月，也没有辜负风景。荒村夜露，野店风霜，长夜漫漫中，诗人用纤秀之笔，写出了客途孤馆的一缕乡思。请看《客他乡》：

前路程程更远程 思乡梦里待天明

推窗放入中天月 不耐鸬鹚又几声

乡关何处？远路迢迢。乡思如梦，醒来月在中天，河汉西流。几声鸬鹚的叫声传来，于夜半时分更添孤冷。诗人客途思乡的清冷和忧郁，都在四句诗中表现出来。没有烦琐的事物堆积笔下，写客路思乡，用夜半孤光和数声鸬鹚已经足够。诗语简洁，笔法老到，意象典型，这首诗深得古人心法。

再比如，《秋夜客他乡》：

好梦难成更远程 忧心恍恍任飘零

天寒地冷还祈雨 敲打浮萍自己听

随口而吟，明白如话。但是客居的幽情，是不是有点李商隐“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滋味？鸬鹚，一直是唐诗宋词中思乡的典型意象，它勾起的是诗人深夜的千里故园情；而浮萍，则是此身无寄、居无定所的意象：在秋夜的冷风凄雨中，雨打浮萍的声音，声声入耳，无法排遣，令人顿起四海飘零之感。关键还在“天寒地冷还祈雨”，违反常情的祈愿，仅仅是为了“自己听”雨打浮萍的声音。作者反弹琵琶，对旅途寂寞、孤馆夜宿的出色刻画，完成了清冷意境的最后塑造。

三、热肠挂住，冷眼看穿——小毛感怀诗的慧心和法眼

见月伤心，闻鸡堕泪，是诗人多愁善感的鲜明特征，非如此不可为诗人。试想一个反应迟钝、对任何事物都无法感触、难以开启联想闸门的人，其心必如槁木死灰，其行必定古板刻薄。但联想的分水岭是：必须妥帖自然，踏雪无痕，人情入理，引发共鸣。而不能生拉硬扯，牵强附会。读小毛的感怀诗，如清泉汩汩，溪流潺潺，点滴润物，发人深思。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很漂亮的五言诗《夜听阿炳二胡曲感事》：

闻声心自苦 细想更凄然

善若凭空定 是非随意搬

鸟鸣争美丑 愚吏论廉贪

曲断思今古 如麻又乱团

又是一个夜晚。良知在夜气清明之时，最容易被唤醒。诗人听到的二胡曲是什么？是二泉映月吗？是寒春风曲吗？是昭君出塞吗？诗人未有言明，我们不得而知，总之是一首悲苦的曲子。但这些不重要，感事诗就是借个由头，用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把我的感怀之语引

出来就行。从幽怨的琴声中，作者感受到悲苦，而进一步由此及彼的细思中，更感到了世事凄然。中间四句，高度概括了人世生活中的乱象和怪事：是非混淆，善恶颠倒，如同贾谊《吊屈原赋》中所描写的那样，“鸱凤伏窜，鸱鸢翱翔；闾茸尊显，谄谀得志”。幽怨的琴声已经休止，但是作者心中仍然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曲断思今古，如麻又乱团”。结句高妙之处在于，作者点明了这是个理不清头绪的尘世，中外一理，古今一也——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作者愤懑、无奈的内心世界。

说到小毛的感怀诗，不能不提及短小精辟的《感怀两首》，试举其一：

日月沉浮为底缘 枯荣成败两鸣咽

人间尽是鸡虫事 颜阖齐王各命前

诗中用了个典故，故事见于《战国策·齐策》。“各命前”是指两人都让对方向自己靠近。文章通过士人颜阖与齐宣王的对话，争论国君与士人孰贵孰贱的问题。颜阖坚持“士贵，王者不贵”，并且引述历史的事例作为佐证。

在这短短的四句诗里，作者的荣辱观、人生观、价值观充分表露：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功名利禄皆为虚设。人间的是是非非说到底，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一提。但是人格的尊严不可丧失，自己的头脸不能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自己的人格不能降作人云亦云的应声虫。

艺术强调努力，但除此之外，我更关注天分。小毛的诗，令人惊喜，他好像没有起步，没有助跑，一亮相就是一个不简单的高度。在《小毛诗稿》中，各种体裁的诗，风格不同，亦庄亦谐，摇曳多姿，到处是诗人机智的灵光闪现。无论朋友宴集，闺阁情趣，书斋悟道，山野行踪，皆造语自然，发乎真情，写入诗中皆有可观。而且雅俗兼长，各得其宜。比如他写的“群小放风筝”，雅得深具哲理，“腾空却是东风力，更关沉浮一线牵”；俗得晓畅如话，“高升本是风中事，玩罢将他拽下来”。俯仰之间，唇舌之中，嬉笑调侃，皆有喜气。

作为有激情澎湃韵诗人，小毛可以尝试着拓宽视野，涉足新的题材。在体裁方面，也可以尝试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古风，歌行，空间较大，形式自由，在表现主题方面常常有独到之处。当然，从《小毛诗稿》中的作品来看，作者对格律是用心的、讲究的，这一点殊为难得。但是，懂格律，却未必拘泥于格律。我始终认为，诗词格律是音乐美的最佳形式，但不是语调表达的最佳形式——最精准的语言，常常在格律之外！“我有雅怀抒不得，何妨红杏小出墙”。有些时候，个别字词不忍割舍，偶出格律，反而会有更精准的表意效果。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心得，不足为外人法。就此打住吧！

烟袋，脸上堆满笑容。原来他早就知道热石冷激易裂的道理。由此，李长福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火烧水浇的办法来对付眼前的红石头？一试，还真行。

工匠们很快就开拓了一个工作面。石工们原以为整个山头都是像山头表面那样坚硬的红石头，可是在清除表层的红石层后，呈现的竟然是青色石。青色石，有的石层厚一些，有的石层薄一些。工匠们知道，这一次真是找到了好石头。这些石头都是上好的天然建筑材料，也是烧制石灰的好原料。

石匠们依据标在石头上的长度和宽度，在石头上开凿出石沟。然后，在两层石头中间凿出小石坑，把铁楔放进石坑里用力敲打。就这样，一块块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石头就开采出来了。小石头人抬兽驮，好运走。大石头，在下面放置圆滚的滚木，大伙喊着号子，沿着小路，推的推，拉的拉，运到山下，再装车运到寨卜昌村。经过多年的开采，那个山头，里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那些石头在寨卜昌村，变成了各种精美生动的石刻艺术品和大大小小的建筑石材。

今天，你要是再来寨卜昌，会看到国家派来的专业古建队伍，正在对这些建筑进行大规模的全面保护性修缮。经过这次修缮整理，寨卜昌那些石雕艺术品以及整个古建筑民居群院，会以更精彩更完整的原貌，向游人展示往日的盛况。

正好，一个男人正在拍照，旁边草从里粉色的月见草星星点点，柔弱粉嫩的花瓣，金黄色的蕊，在风中摇曳。

忍不住探手掐了一枚身旁的嫩树叶，放入唇中嘬着一吸，呵呵，居然也吸出了哨响。哨响惊动了来往锻炼的行人，这可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他们一个个扭过脸回头看我，见我在吹树叶子玩，都会心一笑。这情形又让人想起了几时的吹柳笛，吹槐树叶，似乎那时一切都可以嘬着为哨吹出声响。

阳光在树叶间被打成了斑驳的光影，调皮地随风闪动。忽然发现夏天就悄悄地潜伏在林荫或草从的某处，似乎它原本就在那里假寐，只是等着合适的时候突然跳出，一声惊叫：“呸！”哈哈，立夏了。

立夏，一个多么爽朗的名字。



春暖花开云台山

江河水 摄

乡 谣

□杨柏榕

野草长满田埂
耕地快要抛荒
为什么不见人来播种插秧
瓦屋变成楼房
外墙的瓷砖闪闪发光
为什么却一一年年空空荡荡
孩子们都到哪儿去了
曾经的打谷场
是他们欢聚的天堂
井边的大树
依稀记着他们的模样

青年人都到哪儿去了
膨胀胸肌的小伙
两颊绯红的姑娘
为何不再来小河边
踏碎月光互诉衷肠

老人在墙根打着盹
风吹院门叮叮当当
月亮和太阳轮换着
照耀这沉寂的村庄

鸟儿在林中低语
树枝在风中思量
人们都到哪儿去了
为什么要离开家乡

是家乡的水不甜
是家乡的果不香
是夜莺的尖叫打扰睡眠
是清晨的霞光不够金黄

风儿见多识广

不是家乡的水不甜
不是家乡的果不香
夜莺的歌喉依然温柔安详
村里的霞光远比城里明亮

汽车拉着他们背井离乡
高大的厂房
阻挡了人们回望的目光
流水线的轰鸣
遮蔽了小溪的吟唱
浓浓的浊烟
使他们忘记了果香
家乡再明亮的朝阳
也照不到城里昏暗的棚房

城市一天天繁荣
乡村一天天荒凉
乡村在流血悲伤
城市在吮吸欢唱
不知道
谁让世界非得这样

狗儿不时向村头张望

盼望着主人再带它
撒欢地追兔撵羊
猫儿蹲在墙头日思夜想
等待着孩子们
为它舒服地抚摩挠痒

风儿多么想把家乡的果香
吹到城市游子的深巷
唤起他们回家的念想
朝霞每天都不忘
把故乡的路洒上金色光芒

子夜梨花

□陈小庆

这是两千年前的夜晚，说一千九百九十九年都不对。这不是一个大概的数字，这里的两千年必须是一个准确的数字！

对于一个等待中的女子，一年并不是你嘴里说说就能算了数字，也不是你可以忽略了的可以四舍五入的数字：那一年有多少魂牵梦萦，多少严寒酷暑，多少风霜雨雪，多少柴米油盐！对于一个思念中的女子，每一餐饭每一个夜晚都是刻骨铭心的。所以，准确的数字才是对于等待中的人的尊重。

两千年前的夜晚当然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如果是晴天有月亮的晚上，月亮会很亮，月光会照在古老的大地上，会把远山近水都照得如同蒙上一层薄纱——是的，两千年前的月亮和现在的月亮不太一样，那时候的月亮表情清晰；如果是没有月亮的晴天晚上，星星一定会很亮，那多如黄河沙砾的繁星，个个如钻石、如水晶一般发出璀璨的光芒。

的确，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夜晚，风吹着世上所有不安稳的事物：比如有些犹豫的树梢，有些彷徨的云影，比如街角谁家若隐若亮的灯笼，比如谁家孩子的夜哭，比如谁辗转反侧的睡眠。

那个大河之畔的女子，此刻忽然醒了——也许她根本就没有睡着，她忽然就在一个有月亮的晴朗的夜晚失眠了，她究竟是闻到了某种味道，还是梦到了一种颜色已无可考证，反正她就那么忽然清醒了。

原来是院子里的一棵树突然开花了，这棵树是第一次开花！她下午出去喂鸡时就看到了，只不过当时心里微微一动，并没有太在意，白天她要忙的事情实在太多。

这是他当年种的树，她并不知道这是棵什么树，他种的，她也没有问，当时并不是多么重要，重要的是那时他们拥有彼此，世界上的事情都变得不必关心细节。

而此刻，就在这个夜晚，月亮照耀的春夜，她忽然觉得那棵树无比重要，那棵树开的花当然更加重要。对于一棵第

一次开花的树来说，你不能无动于衷，不能视而不见，她懂。就像当年，她第一次画了眉涂了胭脂口红和指甲红，她看到他眼里那些热烈闪烁的欢喜。

这样的夜晚，春雨不眠亦不休地下了好多天，终于停下来了。是个晴朗的夜晚，月光白得让人想流泪。院子阴影里有一树花，花很洁白，在最黑的阴影里也能够被人看见，那花是会自己发光的。

她望着那棵第一次开花的树，那棵树仿佛也在望着她，月光就铺在她和树之间的院子里的空地上，很安静的月光，很安静的开花的树，很安静的女子。她此刻最关心的是这棵树的名称，就是说它是什么树。她希望它自己能告诉她。

渐渐地，月光在移动，看了很久很久，月光终于照在了这棵树上，她终于认出来了或者说是想起来了，这是棵梨树，现在开了一树新鲜的梨花。月光照在梨花上，分外凄凉。她认出梨花，想起他和他告别时，他们在长亭边看到的梨树正一身白。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夜晚，如时间长河的一粒沙，一个平凡的女子的一个夜晚，史书上当然不会记载！

那个无眠的女子，看见春夜的月色，披上薄衣，也不点灯，坐在窗前，她看见院子里寂寞的月色，看见鸡窝上的微霜，看见篱笆上的春花，她在想一个远行人，想梨花开满枝头时的离开……

是的，他离开时是另一个春天，有另一树梨花。正因为她记得那树梨花，才认出这子夜的梨花，仿佛它不是第一次开花，她和他早已相识，她和她都在怀念一个离别的人，那个亲手种梨树的人。

如今这个女子仍然坐在两千年前，他种的梨树在她眼前开了两千次梨花，又两千次落满她的庭院，可他只离开了一次，再未回来。

